

平劇與雜耍

盛發緒

從北平、臺灣到海外老戲迷的見聞

我是南方人，自幼負笈故都北平，初、高中和大學都是在北平完成的，因得地利之便，經常有觀賞平劇和北方雜耍之機會，時間一久，不知不覺的就迷戀上了，半個多世紀以來，興趣始終未稍減退。

平劇原名京戲，因其發祥地是滿清以及後來北洋政府的首都北京。迨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統一全國，定鼎南京，北京改名北平，京戲乃被改稱為平劇。又因平劇乃治漢調、徽劇、崑曲、秦腔以及全國各地方戲劇之精華於一爐，百餘年來歷經各老伶工之苦心研究改良，更得慈禧太后之提倡，和當年八旗有錢有閒公子哥兒們之迷戀狂熱，以及名人雅士之創作精研，不論唱、做、唸、打和服飾、臉譜、詞句、腔調，和文武場面的音樂效能等，無不到達美妙絕倫之化境；誠然是有美皆備，無妙不臻。而且其主題意識均能配合中華文化，具教化民風之功能，故又被尊為國劇，應是實至名歸，當之無愧。

我於民國十三年底奉先叔電召，由家鄉合肥去北京讀書，那時正是第二次奉直戰爭之後，因馮玉祥的倒戈，曹吳垮臺，張馮共擁段祺瑞為執

政，華北直、魯、豫一帶屬奉系勢力，北京及京綏鐵路一帶則屬馮系勢力範圍。段祺瑞苟存於奉、馮之間，因應困難，只是個傀儡而已。

鼎盛時期名旦鬚生

那時華北各省由於北洋軍閥年內內戰，弄得民不聊生，可是北京地區究屬首善之區，各國使節駐在地，尙少直接遭受兵禍，市面仍保持着表面繁華。梨園界正是四大名旦梅蘭芳、尚小雲、程硯秋、荀慧生和四大名鬚生余叔岩、馬連良、高慶奎、言菊朋之鼎盛時期。我那時尙未接觸過平劇，但在讀小學時，却偷偷的看了不少舊小說，由七俠五義、小五義而至三國、水滸等，雖經母親嚴厲禁止，不許看這些「閒書」，以免荒誤正課，但仍偷偷地看，後來迷上平劇，大約與此有關，因平劇劇情大多出自這些舊小說，我一看就懂，因此容易入迷。我是民國十三年舊曆十二月中旬抵達北京的，住在先叔家中，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先叔為歡迎我這位多年未見的姪兒，乃於中午率領我和堂弟等，先去東安市場東來順吃羊肉涮鍋，然後去前門外大柵欄廣德樓戲園看

童伶大王李萬春和藍月春的兩將軍(夜戰馬超)。

老戲園出頂尖名角

廣德樓是老式戲園，一座四四方方的舞臺，正前方左右各有一根粗大的柱子，擋住了部份觀眾的視線，行話謂之「吃柱子」。那時北京的戲園除開明、新民、第一舞臺、吉祥、城南遊藝園等少數幾家舞臺已有改良，取消那兩根柱子外，其餘都是這種吃柱子舞臺。別小看這種老式戲園，許多頂尖兒大名角如譚鑫培、陳長庚、孫菊仙、田桂鳳、楊小樓等都是畢生獻藝於此，而成爲一代宗師的。

那天李、藍二伶演出十分精彩，李萬春飾馬超，藍月春飾張飛，他二人功架之邊式，武功之確實，開打之火爆，可謂工力悉敵；尤其李伶手脚俐落，交待清楚，姿態閑雅，非如一般武生之毛躁緊張可比。我後來也曾看過其他武生演此劇，都不能和李、藍相提並論。不但如此，他這班子裡如老生王少樓、旦角俞步蘭、魏蓮芳、花臉陳富瑞、小丑朱斌仙等也都是一時之選，而票價只賣六毛錢，因此場場滿座。

大柵欄計有三家此類老式戲園，除廣德外尚有三慶和慶樂兩家。三慶我很少光顧，似乎孟小冬曾演唱過。慶樂那時有一班所謂改良平劇駐唱班，班名奎德社，乃是坤班，且角秦鳳雲挑大樑，唱梆子。前數齣仍是正常平劇，大軸子則是所謂「改良平劇」，臺上演員穿的不是戲裝，而是時裝，演男角的穿長袍馬褂，甚或西裝，頭髮則向上捲成男性的西裝頭，演女角的則一律是「鳳仙裝」，劇目多為悲劇，如「綠窗殘淚」、「一元錢」等，我去看過二、三次，總覺其不倫不類，非驢非馬，觀衆們以老太太居多，因梆子腔最適合演悲劇，有時還真能賺得她們的老淚哩！

看梅蘭芳游龍戲鳳

梅蘭芳的大名，我在家鄉時就如雷貫耳了。來北京後，當時梅的承華社和馬連良的扶風社都經常定期演出；梅在開明戲園，馬在中和戲園，每星期五、六兩日各演夜戲三場，馬則於星期日加演日場一場。其他如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高慶奎等各大京班雖不定期，但亦時常露演；至於余叔岩、楊小樓、孟小冬、言菊朋等則不常露演。各大超級名角只在義務或軍政大員的喜慶堂會戲中偶有合作表演機會，如梅蘭芳、楊小樓的霸王別姬，梅蘭芳、余叔岩的游龍戲鳳，馬連良、小翠花的坐樓殺嫂等都十分令人嚮往，但却難得一見。民國廿年秋長江大水災，北平梨園界演出義務戲三晚，我都是座上客。第一晚大軸戲是余叔岩、楊小樓合作的戰宛城，余的張繡，楊的典韋，小翠花的鄒氏，侯喜瑞的曹操。第二晚

大軸子是龍鳳呈祥，梅蘭芳的孫尚香，楊小樓的趙雲，譚富英的劉備，馬連良的喬玄，蕭長華的喬福，郝壽臣的張飛，朱素雲的周瑜，李多奎的吳國太。第三晚是梅蘭芳、余叔岩合作的游龍戲鳳。這樣的硬架戲碼真是「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聞」了。

以上所述是我上大學以後的事，至於在民國十五、六年時期，我尚是一個中學生，對於平劇雖已發生興趣，但尚未到達觀賞京朝大班之程度，每逢星期假日大多看看廣和樓富連成科班，或城南遊藝園的坤班戲，票價兩毛錢，頗合學生戲迷的胃口。筆者看富連成時，「盛」字輩尚未出科，李盛藻、劉盛蓮、葉盛章、葉盛蘭、李盛斌、裘盛戎、袁世海等已嶄露頭角，他們不貼戲報，只在門首以紅紙大書「本日準演吉祥新戲」；觀衆無權選擇劇目，但學生們演戲個個認真賣力，絕不偷懶，觀衆們無不感到滿意。城南遊藝園百戲雜陳，我除偶而觀賞韓秉謙、張敬扶、大飯桶等魔術外，多半都是看坤班平劇。現在臺灣之程派傳人章遏雲那時正以遏雲女士藝名挑大樑。除以上兩處外，偶而也看看廣德樓的李萬春，票價六毛，在筆者已屬豪華之舉了。

聽戲不如看戲過癮

就在我高一下學期，先叔全家南旋，筆者一人留在北京，住在學校宿舍裡，繼續升學。有一天正好是中秋節，當天下午本地同學多已回家過節，宿舍內空蕩蕩的，每逢佳節倍思親，晚飯後筆者百無聊賴，乃在大街上閒蕩，忽見開明戲

園街頭海報，那晚梅蘭芳演的是應景戲「嫦娥奔月」；我對梅大王嚮往已久，於是一發狠心，跳上電車，直奔前門外珠市口開明戲園而去。梅的票價前排一元二角，後排八角，我買了一張後排座票，連同加一捐，共花了八毛八分錢。入座後，中軸子向和玉的英雄義已成尾聲，壓軸戲是王鳳卿的戰長沙。筆者對汪派戲素不欣賞，因此草草而過。大軸子嫦娥奔月上場，首先換上梅的大幕，淡紅色緞子製成，正中繡一大枝紅梅，右上角疏疏的繡上幾枝蘭草，清新脫俗，令人心曠神怡。武場未變，文場琴師王少卿登場，一襲杭羅長衫，捲起袖口，露出白紡綢內衣，帥勁十足。梅大王出場亮相，舞臺中央五百燭光大電燈泡突然大亮，使觀衆精神一振，古裝嫦娥載歌載舞，令人感到梅大王真是天仙化人，而歌喉之清亮甜潤，身段之美妙，使我開了眼界。自此以後，我除經常觀賞富連成、李萬春等外，偶而亦涉足京朝大班如馬連良、高慶奎及四大名旦等，但以梅、馬較多。北方觀衆不說看戲而說聽戲，其實平劇是集音樂、舞蹈、身段、做表、武功、文藝、服飾、臉譜等藝術於一臺，「聽」僅能欣賞到小部份，大部份仍需用眼「看」，以故筆者認為「看戲」較為適當。

北方觀衆對南方角兒如麒麟童等，都不重視，稱之為「海派」。其實麒麟童嗓子雖低啞，但唱腔別有韻味，做表更極細膩；不但如此，富連成出身的馬連良初出道時，因嗓子不夠寬亮，雖努力創新突破，亦不為北方觀衆所接受，後來終因其輕巧入味之唱腔，含蘊感情之唸白，細緻傳

神之做表，飄逸瀟灑之臺風，贏得大眾之激賞而譽滿京華，自成一派。

北方雜耍蓋過電影

以娛樂來說，在故都北平，電影即敵不過平劇，甚至敵不過北方雜耍。故都人士招待客人，總以聽戲為主，看場電影，總覺不成敬意。大宅門喜慶宴會之後，總是來一場堂會戲，至不濟也是來一場雜耍，以作餘興，從未聽說放場電影的。

在民國十七年以前，北京梨園界不准男女伶人混合演唱，因此纔產生「乾旦」和「坤生」等，雖然他（她）們都傑出不凡，但終屬違反自然，不如男飾男、女飾女之順乎自然。迨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統一全國，北京改稱北平，自民國十八年農曆元旦起，這一禁令解除，我當日在華樂戲園看坤伶雪豔琴新年開箱吉祥戲御碑亭，雪飾五月華，郭仲衡飾王有道，男女混合演出，當時頗覺新鮮。此後除四大名旦班子裡仍均保持清一色男性演員外，高慶奎班內且角是坤伶李慧琴，馬連良班內且角是坤伶李玉茹，各坤班內鬚生、花臉、武生、小丑等多捨女易男。不但如此，過去每逢舉辦大規模之義務戲，從未邀請坤伶參加。可是民國廿年長江大水災義務戲，第一晚第一齣就是新豔秋、郭仲衡、李萬春合演之寶蓮燈劈山救母。風氣使然，坤伶鬚生除孟小冬、姚玉蘭等極少數外，其餘均歸天然淘汰；至於坤伶花臉、武生、小丑等更無法生存了。提起姚玉蘭（即杜夫人），我在大約民國十九年某日在北平華樂戲園看過她母女三人合演的三國誌。姚母葆蘭英飾曹

操，姚妹妹玉英飾周瑜，姚玉蘭先飾魯肅、中孔明、後關公，走的是高慶奎的路子，華容道擋曹一折，令人叫絕。

北方雜耍包括平劇清唱、各類大鼓、相聲、抖空竹、踢毬子、中國功夫、魔術、雙簧等，這些玩藝兒盛行於天津，故都北平多在天橋以及各廟會如隆福寺、護國寺、白塔寺等露天表演。以視平劇之冠冕堂皇，似覺不登大雅之堂；其實其藝術成就，應是各擅勝場，只是北方鄉土味濃，南方人較難領略罷了。

大鼓迷人相聲開胃

我於民國十三年底跟隨先兄由老家安徽合肥赴北京投靠先叔，當時我留在北京讀書，先兄則去天津電報局就業，不久在天津結婚定居。後來先叔攜眷南返，我一人留京讀書，寄宿學校宿舍內，每次暑假多南返探母。寒假期短，必去天津，與兄嫂共度舊歲。先兄家住天津華界南馬路，距三不管不遠；我每於晚飯後到三不管閒逛。這一帶有好幾家「落子館」，演的都是北方雜耍，票價兩毛錢，物美價廉，頗合我胃口。常去的那一家名「慶雲茶園」，招牌是天津名書法家華世奎的手筆，一筆柔中帶勁的顏體字，我至今仍留有印象。對於北方雜耍接觸日久，自然而然的就產生了興趣，而對其中的「京韻大鼓」和「相聲」興趣尤濃。

北方人有句俗話：「愛聽大鼓不聽戲，愛吃蘿蔔不吃梨」，可見大鼓迷人之深。至於相聲滑稽突梯，開胃醒脾，無人不愛；只是口中時有聾

話，降低格調，是其缺點。鼓王劉寶全、白雲鵬，相聲能手焦德海以及後起之侯寶林等，我在天津中原公司曾觀賞過多次，離開平津後，很少再有此種享受了。

流亡途中處處看戲

整個對日抗戰期中，我流亡於西南大後方，公餘之暇，遇有機會，仍不忘作顧曲周郎。在長沙時看周文豔，在貴陽時看秋步雲、徐敏初，在昆明時看厲家班，在重慶時看王泊生、趙榮琛。抗戰八年中，軍公教生活極為清苦，但人心振奮，都有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堅強信心。重慶為戰時首都，人心更是堅定，此即令人懷念的「重慶精神」。那時日機對重慶施行疲勞轟炸，所幸重慶是一山城，政府挖掘的防空洞甚多，減少很多生命損失；但不幸仍發生大隧道慘案，死亡逾萬，日寇之殘酷，令人髮指。不過重慶有半年隱於濃霧之中，故有「霧重慶」之稱。在霧季時日機無法前來肆虐，於是百業繁榮，娛樂業和飯館業更是興旺，人們受了半年的悶氣都需鬆散一下。

我鬆散方式不是「吃」而是「娛樂」，除看戲外就是看雜耍。那時重慶大、小樑子一帶十幾家落子館，演的都是雜耍，但和過去的北方雜耍略有不同。重慶的落子館大多自開鑼戲起至壓軸戲止，都是平劇清唱，最後大軸子則是平劇彩演，這是採取南京夫子廟的模式。另外少數落子館則自開鑼起至大軸子止穿插演出平劇清唱、各種大鼓、相聲、雙簧等，這是平津模式北方雜耍的縮影，因其已無抖空竹、中國功夫等玩藝兒了。

我常去的那一家班主名山藥旦，是一男京韻

大鼓歌手，大約四十多歲，他屬下有三名女演員十分叫座，小橘子年約十四、五歲，唱平劇鬚生，小蘋菓約十六、七歲，唱平劇旦角，她二人是一對姐妹花，演中軸子，有時分開各唱一段，有時二人合唱一段生旦對戲，很是可聽。富貴花唱平劇的京韻大鼓，據說她是班主山藥旦的乾女兒，雙十年華，是林黛玉型，步出臺簾時清湯掛麵的髮式，薄施脂粉，穿着一襲陰丹士林布護士型旗袍，怯生生的走到臺前桌後站定，向臺下觀眾深深一鞠躬，一聲不響的右手拿起鼓槌，左手夾定兩片板片，配合着琴絃敲打起來，大約敲打了兩、三分鐘，輕輕放下槌、板，細聲細氣的說道：「適才小橘子、小蘋菓唱了一段平劇，唱得字正腔圓，多蒙各位觀眾女士、先生們給予掌聲，現在讓她二人到後臺休息一下，換上學徒我來給各位換換耳音，侍候您一段京韻大鼓『大西廂』，學徒我初學乍練，唱得不好，請多多包涵。」這一段臺詞原本是北方雜耍的老套兒，但是經她這位瘦弱弱惹人憐愛細聲嬌氣的一說，總是獲得滿堂彩。俗語說「名師出好徒」，經「白」派（白雲鵬）鼓王傳人山藥旦精心調教出來的角色，畢竟不凡，一段大西廂唱得清亮甜潤，身段比劃更是優美傳神，很是難得。再下來便是大軸子山藥旦登場，他唱的是所謂「抗戰大鼓」，如「罵汪精衛」、「轟炸東京」等，以京韻大鼓腔調唱出，據說是名作家「老舍」編的鼓詞兒，通俗滑稽，頗收鼓勵人心之功效。我後來奉調貴陽，再調昆明，即無機會再觀賞這些令人懷念，回

味無窮的雜要藝術了。

平劇清唱柔腸寸斷

抗戰勝利前一年，我脫去戎裝，回歸本行，在昆明黑龍潭資源委員會中央機器廠工作，抗戰勝利後於民國卅五年春奉資源委員會令調至南京，聽候派遣。候差期間，我暫住在鼓樓附近小旅館內，每於晚飯後去夫子廟各茶園內消磨時間，夫子廟各茶園多由男女歌手平劇清唱，偶而亦有於大軸子時彩演，但劇藝多屬平平。某晚我隨意進入某茶園消遣，最後大軸子仍是清唱，並無彩演，掛牌李薔華、李薇華合唱「坐宮」。姐姐薔華廿出頭，妹妹薇華十八、九光景，唱得很是可聽。我細觀其貌，靜聽其唱，頗覺似曾相識，只是一時想她不起，後在返旅館途中猛然憶起，李薔華、李薇華不就是在重慶時的小蘋菓、小橘子嗎？幾年不見，都已長得玉立亭亭，但是為何不見富貴花和山藥旦？富貴花比薔華略大二、三歲，此時應是花信年華，大約已被人量珠聘去了。後來我因奉派至天津製車廠工作，夫子廟無暇再去了。

津浦鐵路被八路扒得柔腸寸斷，乃經由上海乘海輪赴天津，後來聽說李薔華正式下海，在京滬一帶相當走紅，大陸變色後言慧珠被閹慘死，李薔華乃填言慧珠之房，嫁給崑曲名小生俞振飛了。

在臺顧曲足三十年

民國卅八年我在廣州工作，於廣州淪陷前夕

奉調來臺，因生活安定，公餘之暇仍常作顧曲周郎。那時顧正秋劇團在臺北迪化街永樂戲院經常演出，我即為常客。顧劇團組織相當整齊，挑大樑旦角顧正秋、二旦張正芬、老生胡少安、李金棠、武生劉正忠、小生劉玉麟、小丑周金福、于金麟等工力均屬不弱。後來南部軍中劇團亦漸成氣候，大宛、龍吟有時亦來臺北露演，其中不乏長才，如周麟昆、李桐春、馬驪珠等，均屬不可多得。空軍大鵬劇團在王叔銘將軍支持下組織成立，不久各軍種亦相繼組成劇團，陸光、海光、明舵一一應運而成。最難得的是王振祖以私人力量創辦復興戲劇學校，造就平劇接棒人才，風氣所至，各軍種劇團亦紛紛設立訓練班，小大鵬、小陸光、小海光一一出現，造就出不少平劇後起之秀，如徐露、郭小莊、葉復潤、趙復芬、魏海敏、王鳳雲等，惜乎陰盛陽衰，且多生少，至於花臉，小丑等角色，更是後繼無人，這是臺灣平劇未來一大隱憂。聽說復興劇校改為國立後，內部增設平劇文武場和大鼓、相聲訓練班，這確是不凡的遠見，希望能堅持到底，不要只是五分鐘熱度纔好。

老伶工氣質已蕩然

我於八年前由公務機關屆齡退休，應子女邀請，移居海外團聚，先居加拿大，後又移來美國，六年多來仍未與平劇絕緣。在美、加曾看過大陸來的平劇團各一次，結果十分失望。大陸變色後，梨園界所受摧殘最是慘酷，像樣的角兒，一被閹，折磨至死，甚少倖免。最近報載李萬春

病死北平，令人有故人凋零之嘆。我看李萬春的病戲最多，他是長靠、短打、鬪戲（紅生）、猴戲樣樣皆精，可稱全材武生，北派武生中楊小樓後一人而已。他雖未被鬪死，但據說被下放到西藏勞改，吃盡苦頭，苟且活命，氣悶而死，慘哉。

四人幫垮臺後，江青成囚，樣板戲烟消雲散，平劇恢復本來面目，中共經常派遣「京劇團」至海外表演，我以探險的心情在美、加兩地各看過一次，過去熟悉的老伶工一個不見，都是些不

見經傳的新角兒，除武功底子尚未荒蕪外，京朝派那種優美儒雅的修養和氣質蕩然無存，有海派之過火動作，但無海派之細緻做表，青衣水袖滿臺飛揚，那像貞靜嫺淑之淑女？水袖功夫之重要性，無庸多說，四大名旦以梅蘭芳、尚小雲最佳，馬連良的水袖功夫已入化境，臺灣梨園行且日以金素琴、馬蘭珠最為優美，生角則以哈元章最擅長。我現時過着退休公務員的平靜生活，每日以看臺灣三家電視公司的平劇錄影帶發時間，

有時也看看大陸的平劇錄影帶，只看過去老伶工的戲，新角兒的鬼打架戲則不屑一顧。已看過梅蘭芳的宇宙鋒、張君秋的西廂記（張帥崔鶯鶯）、馬連良（孔明）、譚富英（魯肅）、葉盛蘭（周瑜）、裘盛戎（黃蓋）、袁世海（曹操）合演的羣英會，雖似老友重逢，但總覺他們都老了，無復當年的帥勁和精神氣了。平劇在大陸上已變了質，希望臺灣梨園朋友們能堅守原則，保存平劇的優良傳統，將來帶回大陸，再發揚光大。

世界星相家看今年的世界

范興國

根據世界大多數著名星相家的看法，都說一九八六年是平靜的一年。

在這一年之中，東、西方國家間的緊張關係，將會獲得和緩，世界各國的領袖，也不會發生戲劇化的死亡，但是世界某些地區國家，却會發生一些自然的災害及經濟的危機。

印度星相家預言，今年是人類和平與進步的一年，超級強國間，不會挑起核戰。雖然說不會發生世界大戰，但在印度半島上，仍然無法避免一場印度與巴基斯坦的戰爭。印度總理雷吉夫·甘地，將會鞏固他的政治地位與權力，到一九八七年二月，也不會遇到危險。

義大利星相家預言，美、俄可以在今年達成限武協議，並簽訂一項充滿智慧與減輕人類痛苦條約。

日本星相家預言，在未來新的一年裏，這個

世界將會遭受四十五年來最惡劣經濟衰退的打擊，日本與美國都是其中的受害者；而環繞在太平洋盆地周圍的國家，會發生令人驚駭的火山大爆發。

法國星相家預言，法國社會主義黨將在一九八六年國會選舉中失勢，使法國變成一個保守派的政府，但密特朗總統仍然可以繼續在位，直到一九八八年他的任期屆滿。

星相家們都預言，一九八六年不會發生世界大戰，祇是缺乏蓬勃精進的氣象。日本經濟將有衰退的趨勢，美國經濟則會繁榮。預言美國雷根總統，可能會發生悲劇性事件；同時在未來兩年，他都會疾病纏身。

在自然與人為災害方面，美國及加拿大都會發生火山爆發、洪水、政治緊張與恐怖份子的攻擊；至於氫彈，目前還不會毀滅世界。另外一椿

有關羅曼蒂克的事，就是摩納哥的卡羅琳公主，在一九八六年會遭到第二次的婚姻破裂。另外有許多星相家共同預言，人類可在一九八八年之前，由美國科學家發現一付對抗目前令人最恐懼的愛滋病(AIDS)的特效藥，來解除病者的痛苦。

在上述世界星相家，各就渾身解數看一九八六年的世界，大體說來，尚是平靜的一年。祇是預言家談到各地的自然災害，如火山爆發、洪水……確是令人有些杞憂。如日本星相家說，在未來的一年中，環繞太平洋盆地周圍的國家，將會遭受可怕的山火大爆發波及。雖則是一星相學上的預言，但在目前世界預測地震及研究火山爆發的科學理論系統，尚未十分發達的此刻，想到不久前，有些專家學者談及臺灣地區要預防可能發生的大地震，總是有些提醒人們不要疏忽的作用。